

四季

端午琐记

□杨润泽(宁夏银川)

小时候过端午,县城的集市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。端午仅存于老师嘴里的传说和教科书里。记不得过了多少年,到了端午前后,县城集市的入口才有了两口铝锅,锅里装着热气腾腾的菱形的粽子。父亲为了给我们兄妹解馋,买了一个油饼抹甑糕替代粽子。父亲说两者的味道相同,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被粽叶包裹着,一个抹在油饼上。后来我们偷偷攒钱在端午买了一个粽子,与甑糕的味道大相径庭。显然,父亲那时也没有吃过粽子,味道是父亲想象出来的。

慢慢地,端午的氛围变得越来越浓厚了。南方人在端午前往往会上山割艾草和菖蒲,各家各户大小门上会挂着一把艾草和菖蒲。挂艾草的甚多,艾香浓郁扑鼻,人们用它来驱病、防蚊、辟邪。端午前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,那就是割粽叶,为包粽子作准备。

用艾草煮出的鸡蛋,草味极浓。通常选择白皮的土鸡蛋,这样容易给鸡蛋上色,常见的颜色是红色和紫色,也有染成花花绿绿的,还有在蛋壳上画上精美图画的。

到了端午当天,赛龙舟吃粽子喝雄黄酒。大清早被吆喝声吵醒,村里的龙舟队敲锣打鼓游行到宽阔的湖面,那是他们即将展示实力的

地方。我们去得自认为很早,到了湖边已是人头攒动,红旗招展。一声号令,锣鼓喧天,一排排龙舟火箭般在湖面飞驰,活脱脱像一条条在云中穿梭的巨龙,它们神清气爽,激情澎湃。

近些年,北方的端午也越来越和南方一样的细腻、精彩。六盘山下的端午平添了更多的地方特色。以前会在凌晨将柴火抱到山顶上点,后因森林防火需要,这项活动并不再提倡,然有人想在端午当天讨个好兆头,就将柴火置于开阔的广场上,烽烟升起,火光正旺,人们围着被点燃的火堆载歌载舞,好不热闹。更具特色的是酿甜醅和蒸花馍馍。甜醅微酸带甜,味道醇香,就着香草的花馍馍,别有一番风味。据说在端午这天胳膊、脚腕上绑根花花绳,一年之内无灾无难,身康体健。青年男女当天赠送香荷包,寓意情投意合恩爱百年。端午再吼一嗓子秦腔,唱一出大戏,节日的氛围感顿时被拉满。

过端午,总是绕不开粽子。粽子的口味繁多,有红枣、豆沙的,还有加了蛋黄的,南方偏咸,多是鲜肉粽,北方重甜,吃一口生活甜甜蜜蜜。同事出差回来带过荷叶包的粽子,块头大,粽肉量足,味道中带着荷香,至今让人回味。

微生活

弟弟的火龙果

□吕雪莹(重庆万州)

十几年前,弟弟辞去了万州月入上万的工作,带着弟媳回到九池乡下种火龙果。

我第一次去他们的火龙果田时,正值盛夏。田里的肉质茎张牙舞爪地伸展着,每一节茎上都长满了尖刺,在阳光下闪着冷光。那些刺像是故意要与人作对似的,稍不留神就会给你来上一下。弟媳蹲在地里,手上缠着厚厚的布条,正在给火龙果疏芽。她的动作很轻,像是在抚摸婴儿的脸。

“小心点,这些刺有毒。”弟媳抬头对我说。她的耳朵不太好,说话时总是不自觉地提高音量。我后来才知道,她小时候因为发高烧没及时医治,落下了这个毛病。

弟弟正在田的另一头搭架子。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后背已经湿透了。那双手,曾经在电脑键盘上敲打的手,现在布满了茧子和细小的伤口。他看见我来了,远远地挥了挥手,又继续埋头干活。

村里人都种油菜、茄子这些常见作物,只有弟弟非要种火龙果。起初,连父母都不理解。“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,回来种什么火龙果?”父亲总是这样念叨。但弟弟只是笑笑,第二天天不亮就又去了田里。

第一年,他们几乎颗粒无收。那些娇贵的火龙果苗不是被晒死,就是被雨水泡烂。弟弟整夜整夜地睡不着,在灯下翻看种植手册,眼睛熬得通红。弟媳就默默地陪在旁边,给他倒水,递毛巾。

第二年春天,终于有几株苗活了下来。弟弟高兴得像个孩子,拉着我去田里看。那些嫩绿的新芽在春风中轻轻摇晃,像是在向我们招手。弟媳蹲下身,小心翼翼地给它们浇水,动作轻柔得像是怕惊醒了熟睡的婴儿。

到了夏天,问题又来了。火龙果要在夜里开花,需要人工授粉。弟弟和弟媳就整夜整夜地守在田里,打着手电筒,一朵花一朵花地授粉。

蚊虫围着他们打转,田里时不时还有蛇出没。

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。第一批火龙果成熟时,弟弟特意挑了几个最大的,用篮子装着送到我家。那些果子红得发亮,像是一团团小火苗。我切开一个,果肉鲜红多汁,甜中带着一丝清爽的酸味。

“好吃吗?”弟弟紧张地问。我点点头,看见他眼里闪着光。

好景不长。有天夜里,田里遭了贼。第二天早上,弟弟发现整整两垄的火龙果被人偷走了。他站在田埂上,看着那些被折断的茎叶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弟媳走过去,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没事,还有剩下的。”她说。

渐渐地,他们的火龙果有了名气。镇上的人专门开车来买,价格也比别人的高。弟弟开始尝试新品种,把原来的白肉火龙果换成更受欢迎的红肉品种。这个过程很艰难,几乎是从头再来。但每当有人问起,弟弟总是笑着说:“慢慢来,总会好的。”

去年夏天特别热,连续一个月没下雨。弟弟每天天不亮就去田里浇水,一桶一桶地提。有天中午,我看见弟媳站在田埂上,手里拿着把伞,给正在干活的弟弟遮阳。阳光透过伞布,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。

今年春节,我去他们家吃饭。弟弟在厨房里忙活,弟媳在旁边打下手。桌上摆着一盘切好的火龙果,红艳艳的,像是一朵朵盛开的花。窗外,他们的火龙果田在冬日的阳光下静谧安宁,那些曾经张牙舞爪的刺,现在看起来竟有几分温柔。

弟弟给我倒了杯茶,说:“姐,尝尝这个,是用火龙果花晒干泡的。”

我喝了一口,清香中带着淡淡的甜味。

“怎么样?”弟媳期待地问。

“好喝。”我说。

我们相视一笑,那笑容里,有阳光的味道。



小时光。摄影 刘威

随笔

夏天的交响 (外一章)

□尤屹峰(宁夏银川)

夏天载着它的交响乐团,正兴致勃勃飞驰而来,我们又要欣赏它动人的交响乐了。

太阳的金辇,吱呀呀爬上山头,在每一座山梁上滚动;金辇飞射的金羽,落满每一棵草每一棵树。

风的号角由远而近响起,楼檐的风铃叮叮当当,树林中各种琴的合奏、草间二胡的齐鸣声此起彼伏,其间又伴有鸟儿们高高低低的鸣唱,演奏听起来似乎无章却又感觉很和谐美妙。

山石间的瀑布叮叮淙淙;湖面上,船橹悠闲地滑水,游船轻吻着浪花,船上男女老少在嬉戏,水鸟们拍击水面,荡起碎银般的声响。

夜晚,月光、灯光在水上闪闪烁烁,光影里的琴声、歌声、喝酒声、杂谈说笑声……上演了一场人间夜晚交响乐!

雨不邀而至。雨是技艺最高超、技巧最纯熟的演奏家。雨的乐器很齐全,有丝有鼓有铃有键盘,管乐、弦乐、击打乐一样不差。雨的演奏,是天籁,是仙音,入耳入心,令人陶醉。

夏的交响,情浓意满,热烈温馨;夏的交响,抒诗之情,绘画之意,让你在美妙的器乐交响中醉耳醉心!

浅夏,草木葳蕤

浅夏,草木遍野绿油油的。

青绿的叶子一个劲地蓬勃,想给夏的上任留下最青春最昂扬的印象。

浅夏,委实是一位青涩少年,脸上虽带着不成熟的表情和轻狂的野性,但那挺拔的英姿及散发的朝气,让你不由生发欣喜之情。

河堤的杨柳,柔枝轻扬,细眉尽舒,临着河水尽情欣赏自己的曼妙。

田园里的冬麦,深扎肥沃的泥土,借着充足的养料和水分,肥壮的枝干像毛头小孩,噌噌地拔节窜个,叶片像韭菜宽大又肥嫩。

放眼望去,漫山遍野绿草茵茵,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。在希望的田野上,莺,歌唱在绿中;燕蝶的翅膀,舞动在绿中;杜鹃声声呱嗒在绿中……浅夏,草木已葳蕤。

我漫步在浅夏的葳蕤里,满耳飞扬绿的歌声,满心流淌绿的诗行……